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費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愷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愷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
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
羊勝伍被之變、刑司不敢彈紕、傅相不能匡輔、
陛下降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
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
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
其事、後慳竟坐逆謀、貶爲瘠陶王、弼遷河東太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即日考殺之候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舊無為
太尉三
字補之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候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竅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疊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
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
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
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
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
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
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
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
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
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
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
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
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
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
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慙懃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
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
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
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事九字
帶之

爲大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且夕在太后側、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
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
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
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
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
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
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
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
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
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
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
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
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
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
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
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
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
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
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
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
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寶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用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
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
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
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
守南陽、號爲杜母、在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
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
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
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
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
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
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
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
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
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
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
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
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
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
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
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
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草風始於二守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上
說略吏
傳三字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旣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猶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旣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破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破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
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
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
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
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
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其後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闈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鄧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
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
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
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
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
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
見孛彗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斯亦運之極
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
愴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
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
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
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良久，恒懷不
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愴、徐璜、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
超、愴、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
百至各
千二十
字補之

與誅之。館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瑣
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
百萬。館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二千戶，賜錢各
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
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
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
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隋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宰駁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愴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惛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
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
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
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滌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
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
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
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舊無有
何至曹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
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
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
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
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
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
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
字補之

常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惺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集六
百二字
補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安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旣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時作皆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
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
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呂無故
掠死獄
中五年
補之

卷之二十四

二二一

一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諤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候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剛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剽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誓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考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稱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二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
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匹、黨遂隱
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
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
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
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
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
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
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
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
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搖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
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
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
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旣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朔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
民俱匱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
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
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
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
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
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

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

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衆字補之

晚作記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容
作麗

定大守母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

魏書曰大

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
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
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
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
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棟存不忘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死者藏也

肉上蓋
有骨
刪之

呂氏
下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
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
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
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
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
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
娶之

以下皆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妾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
以悼等配厚也

三年

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芳林園中起陂池揖權越歌又於列殿之

北立

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

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

築閭闔諸門闕外采摯太子舍人

張茂

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

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爲吏民妻者

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妾色者

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

一切錄奪以配職

士斯誠權時之宜

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之子

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

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
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此時天下爲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
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虜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

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村劉輔警趙后於人婢天生

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泥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魏略載
更事上
書曰甚
作魏書
諫曰改
之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喪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冠冕蔽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與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此傳當
在夏侯
尚之下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爲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爲大將軍、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九刑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羊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免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
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
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
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
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
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舊無傳
字加之

喜、紉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
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
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
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
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
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文帝不從、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元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刪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著無明
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

或別傳曰、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議杜叢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師作帥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爲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爲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
笑於是
太子六
字補之

爲五官將而臨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
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
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卽位以詡爲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
苟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
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昔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
才後爲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洲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爲司空掾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徵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躡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跡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

原別傳曰

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徵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玉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玉爲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玉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玉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留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惟玉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玉以死守之、植玉之

兄女婚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玉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玉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玉薦揚訓、太祖爲魏王、訓發表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玉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玉爲徒隸、使人視之、辭

晉無玉
應至變
明四十
三子
文

色無撓、太祖令曰、玉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玉死、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東曹掾、與崔玉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

莫不厲行貴者無積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玉

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

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
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爲臣作
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
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
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
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
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
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訟可以允釐四
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玉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玉被誅

鮑勛字叔業秦山人也爲中庶子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煜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
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
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煜佞諛不忠、阿順陛
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煜之謂也、
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
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
王、並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駭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

宄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助罪、帝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助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
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
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
其疾寬籟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
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
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
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
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二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
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
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
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
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
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敬敬之重耳欲用其
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
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
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
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
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
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
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讎惡之過、積
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
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
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
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
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
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
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
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煜字子揚，淮南人也，爲侍中。

傅子曰：煜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煜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煜有膽智，言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煜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報過煜煜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待中
劉煜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煜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煜可召質也詔召煜煜至帝問之
煜終不言後獨見煜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煜出
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輒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說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煜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恐煜於帝曰煜不盡忠善伺上意
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煜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煜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煜遂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批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爲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舊無音
字補之

河東作
車辛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爲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請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歷繇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
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
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
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
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
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
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
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
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
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
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
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
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
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
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
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紆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紆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舊無以
涼至律
令九字
補之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
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
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
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剽別駕守上邽令
馬超圍柵所治冀城甚急柵乃遣溫密出告急
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
下爲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
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